



華陽洞藁卷之九



金壇張祥鳶著

志銘 墓表

十亭季公暨配湯孺人合葬志銘

進士季君膺葬其父十亭君九年而第進士第進士  
二年而喪其母湯孺人孺人喪一年而進士君啓十  
亭君壙改葬五里塘而奉湯孺人柩合葬五里塘新  
阡持其所爲狀乞銘于予按狀君諱錦字某號十亭  
松之華亭人也自君五世以上不可譜可譜者曾祖  
懋德祖丙父浩號南溪娶張氏生君及君弟銓而卒

繼娶周氏生鏗世居華亭之仙山里南溪君故治儒聚書滿架病不能卒業顧諸兒中惟十亭君露頭角早家之書籍盡以與之曰是兒才是能讀吾書者君讀父書甚勤苦里之顧白齋先生明朱氏詩君受詩先生爲先生高第弟子嘉靖庚寅以明經爲諸生御史試諸生賞君文高每居諸生前名藉藉起一時受學門下者傾里中霧集里中稱學有淵源者必曰十亭先生云君讀六經百家言每有所得則研硃評點或寫其肯綮語手之讀沉浸穠郁作爲文章爲一時學者師顧七試有司不第暨中年卒不第也乃舉故

所業授進士君曰汝好爲之以償汝父未竟之志遂結屋松南而耕先是君七歲失母事後母以孝聞奉南溪公之教力于學而又以其餘力治家人事不以譁南溪公南溪公卒傾橐中金治喪不以語諸弟免仲弟于厄而厚推與季弟資兩弟德君念及君即泣數行下曰伯氏愛我君之孝友經術標拂流輩少師存翁以其長君太常少卿舅君而覺翁司寇與君同筆硯爲布衣交相善也其爲鉅公顯人所推賢如此君少即秀異同里湯君潤識君于兒時心異之曰吾一女不以字凡兒季氏兒賢宜字即以女字君是爲湯

孺人孺人年二十二而歸君君方治舉子業而家人  
產業孺人一從中區畫分任童奴濟虛爲盈不以  
重十亭君內顧憂得專意于學暨君屢誦于有司則  
爲好語寬之及十亭君卒泣謂進士曰爾忘爾父之  
授爾乎吾聞成均多賢良文學汝往從之游學宜成  
學成宜顯以成爾父未竟之志即爲裝趣之行登乙  
丑進士進士君既第尋有祖母周孺人喪孺人召進  
士君歸終喪歸踰年而孺人卒十亭君生某年月日  
卒于某年月日享年若干歲湯孺人生某年月日卒  
于某年月日享年若干歲子一人即進士君娶姜氏

女二長即太常少卿繼齋徐君配次適庠生某孫男  
一如山縣庠生娶秦氏孫女一許聘庠生何三畏曾  
孫女二尚幼以隆慶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合塋五  
里塘之原銘曰

懷瑾握瑜宜大其門胡嗇于躬而于後昆維茲碩人  
令德作配以夫子隱以嗣子貴有開必先是維天道  
厚積徐發卒食其報維五里塘雙壁並瘞孰銘茲名  
爲太史氏

兗州同知松與劉君墓志銘代作

松與劉君以二守守兗嘉靖甲子十二月十七日卒

于兗州孤某自兗扶襯歸卜以某年月日窆于某原  
乃抱西川侍御狀詣予乞予志其墓而銘之予以姻  
故雅知君又侍御所爲狀能狀君狀所具即予所睹  
聞則君之可志可銘非予孰志非予孰銘志曰君諱  
卓字子振松與君之別號也君先世家興州由興州  
徙清苑家焉則自君之七世祖清始清生仲敬仲敬  
生海海生鑑鑑生進進生涑涑生止止歷上海登封  
學職而劉氏稍稍以官學顯則自登封君始登封君  
君父也登封君能教而君受登封君教能習君以故  
少輒有文入爲郡諸生輒以有文著聲嘉靖丁酉第

順天府鄉試試禮部不第退而益肆力于學學益老  
乃竟齟齬不第歲丙辰拜潞城尹己未由潞城陟知  
河州已又自河州陟同知知兗郡漕河事君之歷官  
積九載三命累今官潞城巖邑難治君治潞顧反易  
一切屏去苛急長養以膏澤起墜嚙枯興學植才上  
官更十餘輩咸嘖嘖稱能能聲藉藉起矣移治河州  
視治潞時蓋恢恢游及而能聲益以大起崇學校以  
敦文籌茶馬以備武酌興革以便俗懸條約以懷遠  
所列十事五條咸經畧大方河人德君立生祠俎豆  
君而碑君之政績于祠志不忘焉君更歷州縣兩著

能聲益振勵自喜將大寃厥施于充然卒因治充盡  
瘁以沒嗚呼惜哉以君之學宜芥拾上第乃竟齟齬  
于禮部不第以君之才宜致位通顯乃竟浮湛州郡  
間不大顯豈非天哉君性故孝友登封君易箒時君  
不逮待訣竟抱慟沒齒輯父所著書暨父交游所贈  
遺詩若文梓之題曰檢齋全錄以寄終身之慕云君  
母孫氏蚤卒後母蔡氏君事蔡一如事孫祿養若干  
年益虔不怠季父遺孤章君從弟也君弟章如弟同  
母弟章竟賴以立豈非孝友矣哉君生正德乙亥距  
卒之歲享年五十配許氏子四長惟恂國子生娶侍

御君女次惟恪庠生娶殷僑女次惟愷聘賈文卿女  
惟情幼未聘女二一適主政某之子公選庠生一許  
聘某孫男三長孫保孫喜孫銘曰

學成而仕乃屯于資膏沃而光不屯于施君之不負  
所學者不在彼而在茲埋玉樹于九原千斯年于斯  
萬斯年于斯

曹春垣墓志銘

曹伯子卒其遺稿零亂篋中父太史公悲不能閱其  
舍人檢篋中得詩若文若干首吳江沈子倬序之且  
梓予讀之傷焉語曰長筭詘于短日顧不謂伯子哉

伯子少即文采天假之年停蓄之挾其盛氣沛艾脩塗孰禦乃竟以短日屈耶予自蚤歲與太史公讀書白龍別業時曹子甫三數歲家人抱立案側弄紙筆戲眉眼如畫神采英英照人予舉數字屬之對即應聲對其後屢然及應他客對則又然是時予已備曹子而以賀太史公曰卽君早慧雖太史公亦自喜曰兒果慧後曹子從太史公京師時予亦游京師而曹子從予談舉子業已能獨尋通達掉鞅高馳別數年再見則更造邃境矣予自見曹子襁褓中以歷今茲屈指踰二十年每見每覺有進蓋浩乎未見其止也

而竟止于斯以死耶予嘗聞士人治舉子業誠毋作古歌詩曰懼業之焚也乃曹子治舉子業則能賦古歌詩又間學蘓黃法書業竟不焚顧反益甲子歲選隸學官試有司有司竒其文每首第之已而問知爲曹太史子則又賀太史公有子云丁卯夏御史檄郡縣試士而曹子病客有止之者曰吾不試吾無以安家大人兩歷郡縣試卽病中猶能作過人語取高列然其神則已憊矣暨御史試而病益不支乃已猶語人曰吾無以安家大人人以是知曹子意有所重云曹子故貴家然雅喜澹寂視貴游子習氣薄不爲也

曰何哉彼楚楚者嘗書武侯寧靜致遠澹泊明志二語榜齋中以見志終日危坐一樓披閱群籍

國計時事一一證據今古畜以待問或遇賓客滿坐抵掌高談一坐盡譁曹子退然若不能言譁定徐出數語辨荅語致清玄經緯分明徃徃屈其坐客客亦交口譽之一時賢豪長者願與為忘年交此其中所得不有出于言語文字之外者哉高風勁羽足能橫絕千里恨未表見不可志所可志者僅僅以文字而又多為時式所局不大肆以逞雅非其至者然則予之所以志曹子者則何以哉曹子孝友性植太史公

忤權貴人歸以未報

君相國士之遇稍怏怏曹子從容跪請曰大人不能事權貴人而歸甚善彼事權貴人實敗名即貴顯孰與大人高太史公徃患痰疾曹子憂甚願身代王夫人賢而慈曹子每事必入請乃行弟祖聞以瘡卒曹子哀慟骨立此其厚于倫理者曹子名祖見初字紹明後更字應獲別號春垣祖戶部司務贈編脩邦彥父即太史公母王氏封孺人初戶部公止太史公一子願早見孫孫舉而戶部公官戶部卒竟不及見因命名曰祖見志祖所屬意也曹子生而有夢空中奏



異樂送春牛至者因字曰應獲號曰春垣志祥也曹子生嘉靖乙巳閏正月二十日卒隆慶元年十月初二日年二十三歲配溧陽史氏女二以今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塋于城南西庄之原銘曰天不壽子胡畀以文方張而翕方躍而沉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子也不弔儻所謂命靡常而天難謀耶

鄉進士勵庵于君墓表

予友勵庵于君卒匍匐往哭之哀比塋送之墓題其主則又哭之哀而表其墓曰鄉進士勵庵于君之墓先是戊辰歲君舉進士不第歸見予問勞畢即慷慨

語予曰丈夫抱策明時當取上第位清華以行所學否則退老一丘已矣即使他日題吾墓曰鄉進士某人之墓甚善予是時謂君氣盛而志決心切壯之已而怪其語不祥詎知斯語竟識耶乃其識則達矣君姓于氏諱未字次公初號少素後程祭酒先生器君曰以子之才厚自勉勵足稱國士遂號曰勵庵志不忘師訓也君丰神秀朗美鬚長髯鸞停玉立顧盼燁如望之知其為翩翩佳公子也少負俊才父中丞公竒君才禮四方文苑家最才者與君游君讀書玄解自可作為文章鏘然有聲絕不為塵埃湊泊語君是

時視功名可立取已而屢不利于有司益自矜奮謝其所嘗往來者結桴園池中而舍于其上池水四逸竟謝客而携書籍棲誦其中沉穠浸郁者久之乃伸紙援筆淋漓自喜目無全牛矣一日飲予輩酒半袖出一編掀髯唵誦文既藻潤辭又清越坐客盡傾曰子第矣是年試南雍果首第祭酒程松溪賞君文曰是蘓長公賸馥也乙卯與予讀書別業篝燈論文從容語予曰予與子三折肱矣有司持纍黍之度以繫才才即左馬與度爽其遭按劔固當今務爲文從字順一不爽于纍黍之尺寸登壇必矣閱數月視君文

約束逸氣不橫而清越之音節琅琅中律別予北試予曰子今第矣果第校文則槐野王公元峯袁公也兩公者與程祭酒先生俱以理學文章豪絕一世而君見許可則君之所造謂文章家上乘非耶乃其後四黜于禮部而其氣盛志決之死不少前却如向所語予者故予壯君而冀君之再舉而君竟已矣惜哉君高負識鑒視天下事可恢恢游及中丞公雅多大畧有疑事必咨君君心計徃徃出人意外予與同舍時中丞公徃徃命輿至別業與君語每頷之良久乃去問君君告之故予益多君智畧而遲君之未試也

君又時時談古今事逆計成敗得失證據墳史辭鋒  
輻輳一一破的及當公卿貴人前更相扣質語致愈  
益踈亮聞者偉君可屬大事云君性孝廉九歲母沈  
淑人疾君侍疾日夜不去側嘗藥而後進及卒哀毀  
骨立祖母芮太淑人極愛君飲食卧起必置諸左右  
君亦時時承顏以懽太淑人事繼母賀淑人脩極孝  
謹閭中百需咸當其意淑人亦喜曰是善事我諸父  
昆弟即袒免外咸問其所欲周贍之曰此先世一人  
之身也舅族有貧者買田宅給之不能守復買給之  
如初授家學教諸子學先義方而後文藝卒致蚤自

樹立咸爲千里才而家學竟傳御家清整僮數千指  
循循如也無一恃貴家勢睚眦人者即爲里人所睚  
眦亦不直僮而爲好語以謝里人里中皆稱歎曰于  
公子長者君雅好施與貸人千金一旦焚其券不責  
償舍人有以金錢質什一之息者悉罷之人有鬻田  
宅者不之他而之君君知其以急抵也昂其直授之  
必厭其意以去初邑倉居郭外盜起海上兵火壓境  
邑大夫危之君捐地移倉城中以備非常已又捐粟  
三千助浚吳之役御史義之榜其門以旌賢云君之  
高義邑里所恃爲緩急類如此使其得志而施之其

利賴不益溥哉君生正德丙子十月十四日卒于隆慶庚午二月七日享年五十有五曾祖諱盛贈右副都御史祖諱鎰第成化甲午尹萬載縣封叅政贈右副都御史學者稱爲契玄先生父湛第正德辛未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右都御史母沈氏贈淑人繼母賀氏封淑人配吳碩人宜興宦族先君九年卒子男六長明照國子生室虞氏次光烈縣學生室卞氏繼室徐氏文熙縣學生室史氏孔兼辛酉舉人室周氏繼室予妹女一適無錫華之亮俱吳出進卽定卽側室出孫男六長玉振次玉成玉立玉德餘未名孫女九君以隆慶辛未十二月二十三日辛亥歸窆于邑之潘庄原君才文章爾雅卓自表見矣又或第或不第君才鋒穎囊處睥睨世事欲躍欲翔足以見君之大矣又以不第未盡表見予故表其槩于墓石俾後世有知君者

華陽洞藁卷之十

金壇張祥鳶著

祭文

哭母文

維嘉靖四十一年七月晦日兒祥鳶痛苦餘魄至自都下入幃呼母母不應哭母母不聞立求一死從母之視于九天之上尋母之魄于九地之下庶幾容聲可接以訴心骨之痛是兒之死愈于生也然又恐以死重母之戚強息復生天不能升地不能入母之聲容終不能一彷彿心骨摧立終無路自申越三日乃

忍痛飲泣哭訴于母聲當徹天淚當及泉以庶幾吾  
母之或聞也凡母之愛子人情之常吾母之愛兒則  
百于常兒生不忍付乳保必自育脩極辛苦視兒飲  
食之多少以爲憂喜兒不多食則手自持盂隨之百  
方誘之食食則喜否則戚戚不解顏兒疾則晝夜不  
解帶不寢食遣人四出問卜吉則少寬否則頓足大  
號恨不能身代也疾已乃止兒或啼即大寒暑夜坐  
撫抱達明母知書兒就師夜歸母自訓兒誦書曰無  
懶慢以致師怒責也師或怒責太苛母則不樂曰何  
苦兒至是兒或不當母意但咄咄自語曰辛苦養兒

乃不能得佳兒耶終不忍加捶撻愛兒然愛諸弟皆  
然及愛諸孫又皆然昔兒舉于鄉適有弟喪母聞兒  
舉不喜顧反泣曰恨不使汝弟見也兒七試北闈每  
行輒持兒泣數行下曰昔不忍置汝于乳母之懷今  
乃忍使汝崎嶇數千里外耶兒不第歸母不愠問途  
路辛苦則欷歔泣下及兒官于京有孫方幼每食必  
引之膝間舖之食孫不在母側亦不食撫摩其寒暑  
疾痛猶諸兒也及孫從兒于京每僮僕來必惓惓寄  
聲囑兒愛養寄衣鞋必自縫製孫得母手製亦呱呱  
感泣恨不能即歸依母也母之賢德兒不必訴母之

慈愛其大且著同于天地者兒不能訴其纖細周惻  
天地不能施者兒常倚以爲命貫在五內如咽之欲  
吐稍欲吐其一二而痛迷哽塞卒不能盡吐也此其  
息宜何如報兒負不報之罪擢髮不能盡數姑舉其  
日夜痛心自罪者陳之兒不肖不能早歲奮身祿養  
吾母于未暮之年比暮當乞身歸養時始竊祿于外  
以致不獲一面訣兒罪一也兒昔以使事歸進一袍  
于母母不服曰俟封後爲汝服之兒之辭母遠游屈  
指秩滿祈一命以終母志以申兒報秩未滿僅一月  
耳天即奪吾母去兒之惡逆上通于天致此兒罪二

也往曾迎母于官舍官乃舍湫隘不能安母又婚嫁事

急未旬月即歸畏途千里風波驚悸往返徒苦母未

嘗一日驩也兒罪三也親疾飲藥子嘗母疾踰月痛

苦呻吟兒不能以孟藥進兒罪四也聞母疾革時無

他語惟問京中人歸否冀得兒一信以瞑兒不能趣

童早歸以瞑母目兒罪五也古有母啣其指而子知

者母病且逝兒不知時方有國慶詔群臣衣吉兒當

衰麻時尚衣吉不知釋疾痛疴癢不通于親兒罪六

也母之恩如彼兒之罪如此使兒之死可以贖母魄

且不釋况兒不能即死母不能終贖天不可籲地不

與

可控腐心裂肝痛何能已母在兒自外歸必從容慰  
勞今歸母不知無慰勞者矣昔母行坐有常處至其  
處必逢母今故處依然在也母不逢矣家事無大小  
徃必問母今事至如將復徃問母忽忽行數步空幃  
凄然母不在問無荅者矣昔母或歸寧或以慶吊徃  
妯娒家家輒空然無主家人徬徨無依惟恐母不速  
返今終無時返矣家人昔總于母家務帖帖今棼且  
譁矣然又不事事母平生辛苦起家未明即聞母起  
促諸婢子治厨餉農績者紡者皆不敢怠終身無一  
時宴安坐也今不聞督促聲諸婢子怠矣即欲以一  
日宴安安母不能也此其痛恨何時能已母或聞兒  
之訴也兒之痛猶少泄也母或不聞終當從母于九  
天九地以訴此痛矣母其有聞耶否耶

祭太史曹含齋

公之捐賓客而逝也文昌墜芒詞林掩縵凡知憐才  
者孰不酸楚悼惜况予辱公國士深知餘三十年痛  
悼摧裂能不百倍至慟無文何能陳一辭然公之才  
名在海內文章在 禁苑行藏在氣運去來在仙籍  
亦無庸瀆辭也所恨者平生自許以靡文瑣節其言  
曲謹非所以事公丈夫相許當以道義規弼共登周



行詎意遊宦無成羈旅頻年殊方萬里音塵隔絕無  
犯無隱之義無因一致于左右所恨以負公者一也  
及公以高才賈忌橫被口語予又賤不及議無能直  
其事于

朝致公竟蒙曖昧抱枉以歿所恨以負公者二也比  
衰病乞歸方擬病已得侍左右顧因尪羸頽卧杜門  
田廬削迹城闈公感末疾無能扶掖造問起居所恨  
以負公者三也負公于往昔者既悔不可追報公于  
身後者猶自擬可及易箆之言矢天心許偃客之忠  
吳朔友之存武古人持此以報知己于九原者青史

照人傳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其言敢持此以許  
公公其諒我否乎神明耿耿如臨如在直陳哀衷庶  
其鑒聞

祭同年丁後溪代作

憶在

先朝君子彙征公起淮海獻書

大廷巍科獨步瀛島先登玉堂供奉振藻飛聲承明  
侍從論道橫經晉陟少宰待次台衡大雅獨持不愧  
科名歸卧倚廬望繫蒼生共期安石起佐太平天胡  
不弔棟折榱崩文星霄墜白日晝冥

天子曰嗟失我凝丞縉紳曰嗟隕我老成文苑曰嗟  
 喪我典刑黔首曰嗟奪我依憑憶昔偕公並馬飛纓  
 二十年久義敦弟兄聞問哀楚百倍恒情繫官南臺  
 一水盈盈不能奔吊哭公之靈淮南叢桂霧暗雲橫  
 山陽隣笛魂消涕零生芻一束百里薦忱

祭國子先生吳崑麓

自昔別兄逃虛屏跡平生親串竟踈良覲知兄神王  
 晚景康適云胡一旦遽棄賓客音問不聞夢感范式  
 素車奔哭不及易箚兄之才氣豪爽英特睥睨五都  
 含吐七澤文苑高步千人辟易予自傾蓋迨茲垂白

聚則相懽別則相憶垂四十年宛如旦夕論文對床  
 談玄接席評章今古淋漓翰墨予所欣賞兄必擊節  
 兄所瑕類予必彈射獨存大雅一洗綠飾持為嚆矢  
 足堪破的不謂所操竟同齊瑟甲戌之春兄方通籍  
 予以計吏晤君直北官舍一尊細話胸臆予尋乞歸  
 兄補郡職長咲拂衣冥鴻避弋天且未定三槐手植  
 即君繼起聯翩接翼兄足自寬楚弓楚得歲在龍蛇  
 賢人竟厄茂陵遺稿山陽隣笛懷舊洒淚寒風悽惻

祭鄉進士于勵庵

君之才華蔚若鸞騫使其起自白屋蚤能一鳴驚人

一飛冲天顧因地高爲時所指目竟遭按劔逸翮久  
淹君之風骨翩若神仙使其以之度世固能浮丘挹  
袂洪崖拍肩顧因才高爲時所物色竟嬰世網含其  
真詮君固因地高以掩其才因才高以畱其年然寧  
爲蛾眉以招妬不爲嫫姆以取憐寧爲豫章以遭伐  
不爲樗櫟以自全先大夫之家學君傳其盛諸郎君  
之文苑君開其先表崇者影遠膏沃者澤延百年之  
脩短不足爲君之欣戚一第之利鈍不足爲君之輕  
軒鳶昔叨同舍曾共青氈對床論文揮麈談玄久辱  
管鮑之雅尋結秦晉之緣予少君之五歲已先君而  
華顛君髮漆黑飄鬚渥頰昔疑君能度世後每信其  
果然孰知大壑藏舟忽負之而宵遯山陽隣笛紛涕  
淚之潺湲

祭阮中丞代作

惟公挺生南服麟驤鳳鳴春省登第天曹秉衡清階  
華秩茂實英聲脩途萬里沛艾騫騰蒼生卜公之出  
處以爲舒慘諸鎮視公之去留以爲重輕左盼沅湘  
坐令江流澄晏右撫夜郎立見夷稜廓清四海想公  
之丰采九夷識公之姓名某昨經開府停驂識荆揮  
麈高談一縱一橫知公氣吞雲夢胸盤甲兵聞移鎮

于三楚屹江漢之長城固將寬

聖主之南顧撫瘡痍以輯寧行且見旂常之書績炳

彝鼎以勒銘胡昊天之不弔奪

邦家之典刑脩明星之宵隕溘晨露之先零郡邑長

號而罷市阡陌野泣而輟耕結愁雲于九嶷慘悲風

于洞庭采白蘋于湘渚卮玄酒以攄誠上以慟老成

之逝下以致景行之情

祭曹伯子春垣

嗚呼春垣爾今曷歸昨予問疾榻前謂爾之血脈治

也而何慮願爾寬憂平氣進藥而任醫爾曾首肯以

荅予曰久為造化小兒所苦奄日就于摧頽暨予再

訪病已愈危然猶意危可使安也詎意一逝而莫追

爾今年幾何矣忍于棄高堂捐賓客與世而長辭行

脩者天忌才高者數竒子安短折長吉早世乃自古

其若茲天之間氣間一發而蔚為卿雲也不崇朝而

掩其輝爾實間氣所鍾條往條來烏能與世之謏謏

者競脩途而並馳憶自蚤歲頭角嶽嶽露食牛之氣

長與予遊則鵬搏鯤怒行將南徙于天池文章經術

家學是師學書得晉人之韻學詩挹唐人之遺高論

傾坐磬折有儀予每逢人稱說項斯是宜踵家大人

華陽滄海集卷之十  
三首七  
之高步繼登藝苑大昌厥詞詎知未逮子安長吉之  
年也竟露溘而冰漸猶彼卿雲華不崇朝雖天亦莫  
之能遠然間氣之廻薄無往不返願爾乘是氣以流  
轉也再世以慰故人之思爰賦招魂式效楚些生芻  
一束玄酒一卮臨風泣奠遙結長悲

祭同年曹見川憲副

疇昔登第同群四人君年最少意氣嶙峋青霄高步  
推君絕塵君獨顧予情好倍親觀政同臺儻居比隣  
勝遊並馬高論開襟首宰巖邑賢聲大振  
召入青瑣爲

帝近臣侃侃嶽嶽抗疏批鱗直道南遷予吊江濱君  
過訪予五湖之濱酌醴樊杜情好論文顧予兒息可  
屬高門遂圖蘭契爰締葭如義同管鮑情結朱陳君  
方之官予將乞身君謂清時未可隱淪人各有志鍾  
鼎山林君官太末予竟投簪生平同調吳越參辰尺  
書曾寄眠食時聞知君無恙王事克勤知君才華今  
之鳳麟知君宦况如日方晨宜登鉅要康濟經綸人  
亦有言天地不仁鸞鍛驥蹶玉碎珠沉朝野悲楚痛  
失名琛凶聞忽來疑夢疑真驚慟投地渡盡南雲江  
山無色白日晝昏即有巫咸不堪招魂起君九原痛

恨無因生死交情束芻致惋

又祭太史曹含齋

乙亥之春公棄賓客歲華流轉倏焉七易鳳雛毛羽  
漸成五色爰奉慈命營公窀穸南洲舊阡先公所卜  
青山如几平湖如席祥霏瑞靄常護壽域公昔廬居  
予從講業評章花月沉覆典籍萬里層霄從茲奮翼  
餘三十年恍如旦夕松栢不剪神道猶昔三徑無恙  
宛見履跡平生徜徉歿且娛適神所憑依在茲玄宅  
爰卜我龜已報墨食埋玉茲原足安體魄文章黃土  
光芒東壁北風盡翬涕泪橫臆

祭孫敬軒

嗚呼維靈太樸不雕內行淳至古貌古心古葛天氏  
交游賢豪高自標致辟雍翱翔天官待次予之無良  
不予遐棄舊姪新姻茲焉三世如葭斯倚如魚斯麗  
謂可百年永托末契君之助德昔由淑配斬斬壺務  
楚楚中饋家人產業安于置噐君實賴之訖無廢墜  
恬不內顧賓客高會柰何中年淑人見背神傷氣殂  
如失指臂予昔歸

朝在丙寅歲與君握別顏色憔悴君雖不言已識君  
意浮踪一隔渺焉天際存問起居遠書不繼家童南

來報君奄逝驚悸悲楚自投于地故人哀情天涯涕  
淚君之食報宜如取寄云胡不祿爲造物忌人多瓦  
全君顧玉碎仁壽之理茫無可冀匍匐敢遲殊方淹  
滯今茲乞歸獲拜神位桑梓依然親知凋瘵總帳凄  
颯情慘五內束芻以吊采蘋以祭靈其念舊斯格斯  
矣

祭阮中丞代作

嗚呼古之大臣言論丰采關乎治體指顧呼吸關乎  
人情國是獨持廟堂重于九鼎精誠孚格膏澤被乎  
八埏苟所見之已定秉直道而必行是以詔獄可赴

逆鱗可撓當疾風以挺勁草薄層漢以樹高名於維  
清愍山嶽降靈古之遺直今之典刑風裁嶽嶽丹崖  
青壁之孤峻意氣稜稜秋霜烈日之嚴凝湛息汪汪  
和風甘雨之浥潤文采表表景星慶雲之並明中立  
不倚之識建折衝之長策百折不回之勇折城社之  
依憑苟有利于

國家固無愛于死生

聖天子拊髀惜頗牧不生于今日邦大夫式閭思文  
子復作于九京

覃恩封樹

華陽洲真 卷之十 十一 三百十  
天語哀榮俾脂膏突梯者聞風泚頽砥行立名者仰  
德服膺予雖與公不及同

朝綴行上下其議論猶獲近開府仙里延攬其芳馨  
門堪羅雀悵賓客之雨散第僅旋馬欽風韻之冰清  
絮玄酒以致虔采渚蘋以荐誠于以致曠世神交之  
感慨樹廉頑立懦之風聲

### 祭某封君

於維封君耆舊之良其後宜大爲

邦家光惟邦伯之體在諏諮卿大夫之賢者以屏翰  
封疆賢如封君過廬當式有喪拜馬束芻是將昔與

卽君識面恍若接封君之神采尋見卽君事業又若  
挹封君之義方茲以宦遊之轍獲登君子之堂宿草  
盈阡雖不及披杖屨之清風圖書四壁猶得挹手澤  
之餘芳聞布衣之時已表表乎不同于俗爲封君之  
貴又恂恂乎不易其常宜其食報後人寵膺

封章云胡棄五鼎之榮養挾飛仙以徜徉獨不見卷  
阿之巢以育雛鳳鳳翥丹青巢毀岐陽玄圃之璞以  
孕良玉玉登清廟璞碎崑岡是以昭氏之瑟有成必  
有虧鳧鶴之脛孰短而孰長所恃以不亡者惟鄉評  
之無愧後人之克昌然則如封君者雖九原之不作



亦庶幾為不亡

祭許少微夫人

於惟夫人瑤池列仙雲幢芝蓋來自九天爰配君侯  
四德夙全侯起魏科鳳翥麟騫神明德政保我黎元  
四境如春日麗風恬伊誰相之夫人之賢咸祝我侯  
伉儷百年並受帝眷上應台躔恭遇鳳綸頒

恩日邊翟冠峩峩霞帔翩翩閩德日茂家慶永延謂  
天有知與善福謙詎意仙侶竟鮮塵緣振衣千仞夙  
駕雲駟赤子不辰慈母棄捐蘭摧楚畹剝短虞淵更  
祈犀誥早慰九泉啣悲陳詞上瀆几筵蘋蘩蘊藻野

人之虔

祭朱太谷母郭太安人

服美錦之麗密者知機窓之女紅靚明珠之晶英者  
識重淵之瑞驪驪之抱珠不以自媚而願照乘以耀  
其竒女之製錦不以什襲而願補袞以燦其輝若太  
恭人之教子也抱珠織錦不櫝之以自珍而太谷大  
夫之遠宦也照乘補袞以養太恭人之志而厚其施  
方丸熊畫荻教大夫學也明珠映掌雲錦盈機已而  
起家巍第歷官中外為賢大夫也四方被女紅之覆  
而頌淵驪之遺是太恭人之致望于子者以四方之

業爲三釜之養大夫之致孝于母也以孤矢之志爲  
綵衣之嬉昔甘不躬食有餘滋枕扇不親寢有餘怡  
牽裾膝前不必爲合各天萬里不必爲離是大夫雖  
宦遊四方也未嘗一日不侍于慈幃予輩行役東土  
大夫焉依左規右勸晨追暮隨惟慈氏之教是賴得  
以徼寵靈于令子而日饜其光儀是予輩雖未拜慈  
顏于北堂也亦未嘗一日不面其德音之徽人從蜀  
道來報太恭人安也大夫乃安其官以寬其萬里之  
思予輩聞太恭人安可以安大夫于官也繪圖陳頌  
以祝壽考之維祺乃太恭人顧奄然逝也不少駐其

雲輜大夫聞訃哀毀骨立而予輩亦不能止橫臆之  
涕洟然大夫忠于其官以成其孝太恭人教子之忠  
以成其慈淵竭驪逝機殘人摧明珠美錦常爲世之  
所珍而不漸是可以瞑九原之目而止風木之悲顧  
予輩宦羈天畔既不能卮玄酒傍畫翬以申一芻之  
敬又不能留同窠之芳鄰而止素車之西蜀魄夜怨  
峽猿霄啼棧雲靉黠鳥道峻巖悵惻身以西望紛愁  
緒之凄其

華陽洞藁卷之十一

金壇張祥鳶著

書

荅杜靜臺書

弟夏盡南還逢人每問歸旆然未敢謂傳者的也承  
惠書始知歸信的矣雖未能瞻對而饑渴之懷頓爲  
一解晉陽勝遊所得更多新刻之賜已窺一斑恨不  
能即造左右仰扣洪鍾柰懸想何冬日北上幸示消  
息使弟得一候仙舟于丹陽津亭素抱少得傾布至  
幸也對客草狀附復并謝雅情殊不能一一

荅門人沈函臺書

今秋之事爲執事首屈一指柰何復遭按劍令人不敢復決天下士矣有養者談笑以需時耳辱書惠遠及感感但晤對未期柰何吳中勝遊此野性所便病父在榻日夜侍藥無間能去左右恐負良約耳適有客在坐使者告歸復急草畧復狀申謝殊不能萬一也尚容嗣寄惟亮之幸甚

荅張靈壚書

神交大雅已餘十年面領高論未能竟日令人更深別後之思乙丑春晚入燕擬得良晤天涯去住兩不相值悵然者久之遠書無便不能一布區區然清輝嚴藻無時不入夢思也索居孤陋忽辱錦緘可當一面會驩喜欲舞病不勝官還朝之期姑置之俟稍徒掛帆東泛仰瀆應門肯以新得教我許貧人入寶山矣大幸大幸朱丈行促短書報謝不能縷縷史漢選二部侑緘而已不足以辱牙籤也

荅張壺梁書

高論雅款長記當年解携後竟入風塵如武陵漁者輕別仙源復還凡界不堪回首矣昨秋長安中逢陸尚寶先生荷瑤編遠貺如入高齋聽面教也因問及

道履始知有太夫人之變羈旅天涯恨不能一伸匍  
匐之誠罪歎深矣今夏謝病歸來僵卧經時尚未躬  
致束芻每誦多病故人踈之語不覺三復屏居索寞  
忽枉長書高永恍然舊痾去體矣百泉先生所評良  
是不敢復贅昔人謂文章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非  
人所能低昂雅叨忘形之愛何敢獻諛仰負虛懷耶  
承示遊焦山之期區區當作地主柰朱文書到已在  
臘後想已無及怏怏新年病身稍健春風小航鳴榔  
東泛一傾饑渴之懷并謝踈曠罪過也小詩二律報  
謝但信口直言情素耳不足教不足教李北山詩二

冊侑緘

寄方兩江書

俗吏汨汨塵海中况味甚惡所幸客舍近接芳隣每  
一披對大雅奉聆高論則塵襟泠然如浣一載間拜  
賜不知凡幾所宜深感深謝者又多在于綺筵華賦  
之外也西風客路每動并州故鄉之思祇以里有高  
賢不能不依依耳燕市早春可作良晤上林花鳥專  
待詞人品題陽春高調當洗耳傾聽也家禮序自揣  
鄙薄不敢受簡長者之命又不敢固辭入舟謾書成  
篇殊是醜甚如衣錦而戴田冠甚為不稱便羽未逢

稽至今日罪媿益深重矣如何如何惟唾而揮之不足存也

荅于勵庵書

弟病伏苦廬百事不復經懷即經懷旋復忘之矣塵榻塊坐如一面壁頭陀閑冷境界衰倦容狀不堪對親知道也兄文道履清佳即君競秀家聲蔚起足爲州里標望甚盛甚盛茲審有青蠅之諛辟之蜉蝣撼樹砥足自損素負海度不當以之動心而資之爲切磋砥礪之地則兄之上達駸駸矣素辱忘形之雅故敢冒進狂言如不以爲迂而納之則兄之愛弟即弟之所望于兄者也使者行急匆匆覆狀不備

與杜靜臺書

昨年辱臨先母之喪徃復千里通家骨肉之愛平生幾人哀感人骨矣山中清齋不能申雞黍之敬雖道義襟懷不在盤餐俗套間然弟之無以爲情則歉赧之深日夜切切不能少寘也不肖已畢先人之事邇來無他遠圖惟于林間水上築書屋數椽種樹編籬日偃仰其間娛以忘貧且以忘老不能對鏡鑷白與少年輩爭鶩于名利場中故人知我肯以是許我乎茲以含齋久仰大雅欲令其即君受書門下擁篲賓

階以候文星知弟久辱愛厚轉托肅狀先容如蒙賜  
俞則不特湖山增色而弟復得晨夕教音舊驩可遂  
也伏望慨然

與王麟洲儀部書

昔年車騎入燕時傾都士人如覩威鳳謂陸平原兄  
弟入洛未如今日也時鳶卧病長安里中聞之攬衣  
強起願一瞻大雅以慰久濶因病疏已上不敢出郭  
咫尺清光無緣仰覲恨恨何如吾丈茂實英聲豈待  
區區推贊平生仰止之懷獨有所宗不惟吾榜得公  
而重屈指海內可方駕者有幾李濟南以文章雄伯

中原吾丈伯仲與之鼎立不覺奪妍非敢獻諛昔人  
謂文章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言所能低昂鳶  
復云然如譽金贊玉亦大贅矣南省借重毋云散地  
李何邊徐不聞長居清要然文采表于後世者果誰  
擅之清衙如水畝書滿前賦景則白門花鳥俱爲深  
愁吊古則李青蓮劉賓客亦爲却立金陵江山不能  
助公反爲公所助益增佳勝也甚盛甚盛先君以山  
澤散人揣分何勝垂光但人子爲親之心無所不至  
私竊謂材木不問樗梓一經班垂之手則人人珍爲  
竒製不論其本來之卑凡矣即使平生無傾蓋之雅

卷之十一  
五  
三百八十八  
猶當強顏祈顙幸素辱年誼之末則不肖所以圖先君之不朽者能不哀懇于門下耶蒙不鄙寒細賜書慨俞不肖得持此以報先君于地下矣世世子孫啣恩無既謹先叩顙上書布謝候領賜稿荒迷中陳感激之私披哀切之情漫無倫次

荅馮少洲督學書

平生不能爲文而竊好人之爲文讀公文未嘗不思覩公顏範也柰一別六年日奔走風塵俗客相對不復昔時吐聲氣矣茲辱長者記存麗緘高詠自遠垂惠誦之而悠然趣鏗然卽覺齒牙間香也不文者得與海內至文者交不詡詡增氣色哉拙詩一帙奉上請正扁舟美人可方駕西子否投我以明珠而報之以魚目愧矣愧矣鄭山人高朗多竒信盛名之下無虛士故人才進想所欲聞敢附言寒喧無益之語筆不贅

與謝四溟書

僕山中懶人橫當百冗七尺之軀盡屬之酬應何能文一詞所幸春明景麗佳卉美木森森榮媚足下感時自喜則大篇高詠淋漓搖蕩品題模寫遂爲佳致前翩翩一顧恍飛仙自天而下即塵中汨汨而二三



知已仰天嘯傲把酒酣歌足快千古矣贈別四絕甚  
爲醜陋君能爲魏公藏拙慎毋示他人以爲目笑之  
資也

荅海剛峯中丞書

南都蠢動仰仗威明鎮壓小民皆獲寧居矣邇者人  
情洶洶更甚于昔始僉夫因求宦傾貲汚吏以贖貨  
失職剥民見骨畧無慘容此臺下所當憐而察也僕  
性愚黷不敢妄爲論說特以執事下詢故欲以塵露  
裨海岳而冀高明采納率爾奉覆幸恕不恭

荅于勵庵書

事起意外不勝駭愕然終不能誣白爲黑也吾輩雄  
視千古世態炎涼奚足芥蒂昔人云困于小人乃進  
德之助則今日之多口爲兄幸不爲兄戚也來諭謂  
外護周密足防中潰之虞則加一分意思便費安排  
兄素高明不宜進瀆亦愚者之一得故人之忠告耳  
此覆

寄黃梅瞿生九思

江湖遠涉雅意斯已勤矣自媿謗薄竟虛青眼傾蓋  
高談助我良多行跡轉蓬不能久攀玉樹江頭揮手  
離別可憐之色彼此同之如志向不殊即南北各天

猶可比隣賴此差慰遐心耳從者送至廣陵益感高情益增依戀懷抱作惡寄謝不能縷縷逢便雁當別布也客裡風日加飡珍重

荅吳川樓督學書

爲東吳一僮父耳不學無文顧私心竊好文每獲學士家言誦之口津津覺齒牙間香也嘗妄評二百餘年來得空同先生立起衰之幟已又得門下暨李濟南諸公丹樹標鵠文苑大不寂寞垂半生尚未及門良媿無志向聞開府南海上且願裹糧涉五嶺一承咳唾適審使節駐隣籓清輝益近延佇益渴方擬齋

宿函狀專布區區顧荷遠書珍重千里垂存長跪三復儼侍履烏間聆面教也筵中長門古體六代名家固當北面近體亦當令諸唐却立耳一嚮幸嘗更賜飽厭全鼎不禁垂涎不禁欣戚生南來作一浪遊耳先是客有談南中山水佳者聊假之官之便一償烟霞夢思至則日磬折長官前緇塵滿衣反博山靈一笑屈指秋晏便踵吾家季鷹故事長隨烟霞作釣徒三江五湖間矣五嶽生事仰知門下徐待麟閣功成後耳儻果前期當豫報山中猿鶴也惡詩三諱吳筵中教知雷門不拒布鼓乃敢率爾上褻惟唾而置之

寶山奇珍擬上謁時專祈面賜茲不敢瀆

與少宰魏確庵書

鳶自昔年卽省中瞻依履舄餘光親炙經綸長策一  
一奉爲師保之教既而明公開府塞上東胡徙幕想  
望丰采更倍昔時峻望日隆上動夢卜鈞樞入秉海  
內士大夫動顏相慶咸起連茹之望鳶昨因除服補  
吏旅候台顏于長安第中明公垂憐陸沉之久改容  
驚問且感且媿已而客有言明公會延譽于廟堂之  
上者則又且感且媿昔人有用九九之伎以致士者  
豈明公追念往昔曾有薄伎如九九可備緩急之使

久荷記存耶自誓策駑磨鈍可幸無罪以上報明公  
知己之恩數竒才下竟不自免三至之言慈母不能  
有其子明公顧意某之罪狀不宜至是開襟延詢既  
明其無他則急爲湔雪拯之泥塗授以郡職捧檄驚  
悚感恩欲泣竊念明公惜才之心無間鉅細如一卉  
一木苟非穢蔓亦念其長養之乂不忍無故摧伐俾  
得自遂耳昔人謂天地能生之而不能庇之于摧折  
之餘父母能愛之而不能出之于罪譴之中今沐明  
公大造之恩同于罔極始知斯言味長矣下情激切  
矢心天日思效尺寸以報恩遇之萬一寢且驚而餐

且咽也

寄李激川通政書

昨年都成再入一時知舊連翩樞要者什九而弟獨  
徊翔如昨荷台丈不以雲泥易視禮遇倍于尋常旬  
月之間四叨華宴教言諄惻情款懇至感知已之恩  
莫知所報自顧策駑奉職可少隨履寫時領雅誨而  
事竟有大謬不然者重荷台丈明曾參之無罪力爲  
推轂復得齒于士大夫之後銘珮可言自顧數竒多  
病宦情落落幾欲乞身恐當道諸公以憚遠見疑病  
疏三發而三止茲復力疾強行又恐以愆期賈罪柰

何惟台丈有以教之

寄沈劍南僉憲書

弟平生宗信兄言過于神著昨年歸來退耕之意已  
決自信堅不可撼矣及聽兄一言輒復易慮雖不能  
自持之誤實由宗信吾兄之深也春日開府別後自  
越徂楚尚爲中土頗覺不惡過楚而西險道間關一  
步堪一淚也六月始得入滇郡中寒陋險惡之俗案  
牘叅謁之冗奴顏婢膝之辱俱不敢憚可置勿論到  
郡未半年大獄屢起第以一人全當委屬頻于厄者  
數矣日夜坐虎穴蛇藪中晨不保夕柰何以父母遺

體妻子倚賴之身輕試千危萬苦之地此不敢對家人道惟對吾兄言之耳新朝大清仕路敕諭一頒絕域孤臣復見天日不覺懽舞昨爲權貴人所屏逐者相踵量移咸加秩矣不才投荒兄所知也今日尚守瘴鄉乃自知罪人才下固宜爾耳區區腐鼠久拚一擲弟因信兄之過深入苦海旦暮當投効長嘯而歸對兄細談苦情也

荅朱虛谷書

莊生云逃空谷者聞足音則蛩然而喜僕之投荒萬里何止空谷乃荷故人遠書垂及喜不自持矣復荷懷舊之作感深欲泣如在山中對清輝論文也僕此出此行凡平日知己皆爲吐舌乃自誤至此已媿山靈深矣復何顏面問山臨水耶金馬碧雞今尚未識何狀兄聞之當爲一絕倒也

寄謝虬峯侍御書

丁卯長安一別久且六年別後荼苦顛躓備嘗之矣懷抱願對細談如咽者之欲吐也今春過杭擬叩開府一傾倒逢驄駕行部剡中買舟涉江興盡而返乃知山陰安道情景古今偶同登富春瞻望丰采殊覺江山動搖也弟堅卧青山業已成癖此出此行非面

談不能悉辱知愛之深想亦不待面談能悉也呂某乃蒼南兄伯氏也天涯會面問及蒼南因數臺中舊遊踈若晨星獨尊文嶽嶽表表爲吾輩增氣盛矣盛矣因渠東歸展墓附狀起居尊文雅厚故情相見時應動舊遊之思也

又

秋晏呂鴻臚使南詔使旋歸越曾函肅狀附申起居之敬未審曾達記室否尋見邸報知南都文衡仰借台重南士從此振矣鳶雖羈窮天涯喜舞躍躍大破愁顏回思昔年臺中追隨旅舍隣傍篝燈清話已曾

擬有今日乃知標望所屬果若所期南中士習邇日趨捷路者什九務實學者不能什一文體衰萎極矣今荷宗主斯文起衰之功當駕昌黎此國家元氣所賴也弘治中戴恭簡公亦曾陶鑄茲土士到于今頌之不衰此貴鄉先達也盛美照人曠數朝相後先矣某非獻諛于左右辱知愛之深擬望不啻口出耳吏鞅南夷東歸未卜來秋上計時或能一登臺端也先此拜狀萬里披誠祭戟森嚴不敢他瀆

魏少宰書脩而未寄

春莫楚西逆旅中恭拜賜書北望叩首長跼捧誦一

言一感激也竊念丈夫生世間官階升沉可置弗論  
惟名行玷缺則平生瓦裂此持身者所爲兢兢也某  
徊翔下僚十有四年自其沉淪猶恃名行僅能自持  
得齒于縉紳之後耳昨逢銷骨之毀則并平生之所  
辛勤者俱喪之矣仰荷明公正色昌言于上直曹參  
之無罪辨不疑之無他起之甯中復齒士類是爲之  
得有此生者天地之恩而使此生之不瓦裂者明公  
之賜也爲豈敢謬爲諛言以仰附于知己之末惟至  
息交激于中自不覺吐瀝感戴之誠耳自揣數竒多  
病絕意仕進然萬里瘴鄉不憚間關者惟念明公扶

植恩重不敢自棄思效尺寸以報再造豈知小人福  
薄分過災生西南金方風氣尖厲盛夏停午中州人  
不能勝單絺而此中猶纍然襲裘也撫時按景疑非  
人間雖百方調攝薄寒中肌栗毛豎病者什五某以  
久病之餘踈理薄質不柰侵凌至郡未幾尋遭重恙  
荒檄無醫又鮮藥物僵卧待命天涯孤旅病魔鄉思  
不能對妻子一言四顧空舍心骨沸熱微軀不足惜  
省郡萬冗勞若牛毛非可卧治更懼曠墜職業以負  
明公驅使百苦填臆擬上印綬者屢矣復念明公素  
加培溉一旦擅自投擲是誠何心敢力疾拜狀萬里

馳控伏望興哀于無用之地許得東歸田里以就醫藥如未即填溝壑舊構草堂五湖之上聚書數千卷收召魂魄晨夕棲誦以竟未卒之業或少有所得勒成一家之言以不虛此生則志願畢矣恃明公垂愛之雅敢忘分肆言不敢對他人道也

寄葛誠源太守書

昨向天涯擬近清輝款話桑梓鱸尊夢思雖云萬里作吳語一空談江東風味猶在七箸間也不意疲馬方駐而大旆已悵然失望領書教雖未接清輝已如侍聲咳談江東事矣宦情鄉思不敢對人贅言每思

古人投荒者必能以山水自娛不則以暇日讀書與聖賢對談柳之永州歐之夷陵或選勝探奇或暇檢故牘是亦江湖佳况也今有投荒之苦而復困之以冗是茹荼食栢而復嘗之以膽矣言之哽咽冬晏函狀遣吏仰布專敬狀緘矣有報高車入大理者吏發而復止深懼稽晚惟祈海度優亮良晤未即日望內徵之便入省一傾倒耳尺素竟不能一一也

與曹見川憲副書

春半作萬里之別歲晏繫萬里之思中年兄弟竟此踈隔雁飛不到每誦爲俗諺乃今身自蹈之若非命



有苦星必不轉蓬至此夷方貧陋危險已體先哲之  
訓勉行之矣但宦遊十年大不愜于貴臣潤色文采  
則指爲狂防檢名行則指爲迂即欲立尺寸以報知  
遇徒爲後生描畫耳明秋上計便當拂衣歸不預人  
間事花下高歌林間散髮以老吾餘年不大快耶吏  
冗驅人日無閑晷篝燈作書悽咽不能一二

與李激川書

夏日楚西道中捧台翰開誦一言一感激也恐負雅  
教竟向天涯間關萬里夏深始得抵滇夷郡荒陋初  
見不克動色尋讀陽明先生何陋軒記不覺洒然暑

夷如華矣但簿書期會百倍他郡橫人大獄悉承躬  
治第久卧空山世路業已抹鍛昨年不能自持誤向  
風塵今復待罪冗郡自顧如學禪比丘養成枯寂一  
旦賣入賈肆囂塵臭處左熏右蝕呼籌筭緡之聲日  
夜紛聒回想山中靜景恨不能即尋徑竇滅影空谷  
耳恃厚敢冒言未嘗爲他人道也

與黎瑤石民部書

都中仰瞻丰采大慰想望之私縱觀高旨傾聽玄言  
則又覺四大爽然矣海內文章家高自標植而言弗  
中矩即敖牙佶偃字句求工終不能奪足下奇也別

後得北遊諸稿雄麗振藻隱隱欲作盛唐語大是氣色

明興二百餘年稱博學能詩無如李何作身後戰場無如足下鄙言數首何敢效顰倘稍足裁剪足下幸無撫掌

寄潘百愚先生書

鷲昨南歸得侍几杖日領玄教每遇風日清美安車枉臨田廬呼酒召懽友談說平生林鳥送歌簷花索笑自謂五侯不易此樂必可終身也已將塵路浮名一切抹鍛詎意苦星照命如夢如迷猛離極樂世界

誤入苦海間關萬里鳥路險惡一步堪一淚也春半別違宮墻夏深始得抵郡郡竟貧陋此亦學者素夷常事但大獄頻起元惡睥睨日居蛇藪虎穴謬爲上官所知盤錯悉委解紛日夜勞勞訖無閑晷勉自支吾期不負師教回想林居舊樂恨不能即時拂衣以求遂初願竟爲上官所持不敢啓口歸計竟成蹉跎稍暇即想道候萬福溪樓唵嘯佳句盈紙不知賞音者竟當誰屬耶懷竹終是佳人想時時過從一清話幸勿視此樂尋常如鷲想像此境界如鈞天帝都耳明秋上計定可稅駕傾告苦情當信此言不欺也回

雁峰遙遠書稽晚幸勿罪踈曠種種不能縷布

與黎瑤石書

平生木疆負氣動遭世網足下顧不憎反加憐焉似以文章氣節可收入藥籠備佐使者不佞何人辱公青眼豈高人意氣投洽耶別後容輝漸遠不禁恋恋間誦足下新詩則振蕩心目宛然覩顏範而獲聞世外語也柰栖栖道途三閱月而至郡郡幾半載始拂案塵整筆硯不文者則又無可爲文視在長安停盃展翰把酒論心真令人起今昔之感且也簿書堆案日夜勞勞不能放歌高嘯以舒壯懷特蠻烟瘴雨中不廢詩興耳足下以爲何如升庵先生筆近得之滇郡者奉覽

荅沈劍南僉憲書

昨年歸來修葺田廬栽蒔花木爲終老計人有勸復出者飲以醇酒令不發言言則復飲令不復言乃止入春自持益堅人亦不復相勸適華翰下頌高義厚情即古人中求之指不再屈語云斷酒白首餽糟而朽不佞未嘗望見酒家便腐腸矣蒙諭且不堪逃耻况堪復折腰諸貴人前耶

寄曹盤溪書

長憶春時遠送盡吳地始別別時見兄眉宇間無離別可憐之色豈不以親知宦遊自是喜事即萬里遠行有喜色無感容使兄見弟歷盡艱難當絕裾相留矣險道辛苦不必贅言夷郡貧陋可笑危險可駭世所未見乃知權奸投我此地大是毒手仰賴皇天有眼上官相知不幸中之幸也然勞鑠亦已甚矣屈指歸期直待入

覲便程東歸一見耳弟居此不負素教勉強策駑求少立名行稍可持此以見鄉曲之面幸別時兄見教責毅作腰纏今日賴此爲衣食柴米之需不然恐不

免有菜色耳說與世人定不相信雖兄亦不信如此賴有張半溪目見想能細談也在此忍貧忍苦而鄉人定以爲享貴享樂究哉究哉歲晏家信不通心緒昏亂不能盡達亮之

寄曹育泉書

弟無斷人也平生受無斷之累不知凡幾及受累始自悔曰誤矣誤矣及再誤則又再悔訖不能去無斷之病相厚如兄輩竟亦不以無斷箴我也今日之行一步一恨及抵郡復思乞休爲上官所持未能脫離苦海諸兄愛我見我誤行送我而不留我上官知我

見我欲休留我而不送我是愛我知我者皆我害也  
羈孤萬里已堪悽斷况復歲晏搖落鄉書無信東向  
翹首一望一淚也新院有傾蓋如故之雅相見初即  
以場事相託坐此遲上計之期徹棘後始可卜歸程  
耳來秋洗耳捷音得連轡北上同認長安舊遊處幸  
甚幸甚努力欲言不知幾何聊布萬一

寄吳川樓書

平生想望丹崖隱起霄漢間時時思一攀躋未能也  
茲因客程之便一瀆閣人幸荷降屈尊重開襟延接  
三醉高筵聽教信宿言言膏馥也世尊普度令法堂

前地步寬綽使鈍根者亦與叅叩耳別後車中珍捧  
瑤篇端玩細唵忽覺千巖霜錦萬壑寒流紛撲襜軋  
間與篇中韻采聞妍競爽如身侍几杖傾聽揮塵高  
談忘却間關苦道中也既而回瞻官牆忽已天際不  
禁悵然令人頓思拂衣追隨高步更扣未聞玄論一  
切世間事不置齒牙間不大快耶會須求償此願終  
不能作轅下駒受鞭箠驅策耳足下亦肯許可否伏  
舍人之力投館如歸竟無誰何者問程近楚西望拜  
書統謝種種雅情客路匆匆不能具言

寄李激川書

轉蓬萬里外天上容輝復能良覲喜幸百倍于常客  
舍兩月荷撫教肫惻延欸勤重豈以弟在飄泊中更  
當加憐耶感激又百倍于常矣之郡之教仰審垂惜  
至愛敢不肅奉但險道如戟厄然病身無論不能至  
即至蠻夷中無醫可傍藥物性味與中土所產本草  
所載絕不類將何所需耶即能立尺寸須藉微軀在  
耳捐軀而能服官此弟之所不解也例簿嚴于貫魚  
既不能度甲而用乙孤踪困于枯轍又不能移遠以  
就近左審右顧籌之已熟途窮而無所之矣遂敢函  
疏

上陳荷尊文素憐必能爲弟封進荷心泉年兄素知  
必能爲弟早覆倘藉台鈞得

請放歸田里獲近芝朮稍驅病魔再造恩也二史會  
編一部奉覽乞命入

寄何心泉選部書

夏日病中得除書見尊文榮轉選曹不勝忭躍惟尊  
丈數世受國家隆遇所謂喬木世臣也尊丈又負海  
內重望世濟其美樞衡入握必能秉獨見舉國士以  
上報

聖主之恩下谷蒼生之望舉動當萬尋常矣焉辱教

下最久敢冒進狂言以効涓涯竊嘗稽之往牒驗之已事天之生材難國家之養材又難知其難而愛護憐惜之則一世之材無論足一世之用數世可恃爲緩急也正德中逆節四起石畫之臣雲布中外尋致底定而人心不搖是名公鉅材數朝長養愛護之所貽也此已事之明驗也邇日人材之蕃碩不減弘正間因經袁州新鄭之手數十年之長養不能勝二人之摧折有識之士言之酸涕長養愛護于摧折之後惜材之意當百倍恒時矣

聖君賢相召執事于茂林之下而授之柄得無重有所屬乎所謂愛護長養者非槩施于材不材而無所區別也病株避壤則榮木蕃滋下材避路則賢者方軌退不材正所以惜材也鳶椎不善宦病不勝官鄉曲不譽例簿不先不材之尤者宜早乞退休避賢者路非敢憚險託疾以求自便也鳶雖不材亦嘗景行先哲而竊其餘光矣昔胡端敏公入爲郎曹久之始得遠守瘴郡鳶之鳶下不敢望端敏之萬一然不擇夷險亦願竊効其一二焉顧兀然骨立骯髒天涯無所裨補徒致自隕籌之已熟無容首鼠病䟽伏祈早覆倘因芝木得延殘喘自今以至沒世皆尊丈之賜

也

與石東泉太僕書

陸沉蠻夷中恐不得復瞻丰采幸因入計適會便車  
還朝竟慰良覲客舍寒宵促席舉觴談及往事足供  
一笑茲事有司命者主之智者不及謀巧者不能避  
也復何怨尤荷念瘴鄉險遠有憐惜之意感德百倍  
于恒矣但當道持例簿甚堅又才地素下不足塞衆  
望會須臾耳即例簿不堅才地不下如司命何以李  
廣將畧得遇武帝宜稱上意帝顧授指衛青云李廣  
數竒無令得當匈奴恐不得所欲至論驃騎則曰有

天幸乃知自古人主不能違天命以用才寧置才以  
用福耳小人福薄分過禍生卽曹無福誤徙蠻府蠻  
府無福合歸田里他復何云心泉年兄敢借鼎重病  
疏求一早覆俾得高枕無量之賜無量之感也

報唐凝庵儀部書

絕域飛蓬

帝城重到恍如再世覲容輝醉高筵蒙撫教則又恍  
如夢中也既而知其非夢非再世喜幸不禁矣別後  
寒食抵家屏居田間混跡耕傭力田供稅灌園種樹  
舊書數篋置窓間意所欲觀手檢一帙焚香坐閱見



傳記中忠臣義士竒論高行昔所未聞則懍然驚悚  
慚平生之寡陋又喜新知之稍益也締蕭舊業足自  
老不祥之珠無庸禍屢人也雲霄事業願門下勉旃  
北溟榆枋各逍遙也感愛布謝并申起居之敬千里  
短書不能一一

寄李沔南書

別後荷遠書惠教數數每一開緘即萬里外恍如對  
面也風塵馬蹄八閱月矣無論險道雖安車蒲輪亦  
憊矣况病身不柰驅馳何能久禁困阨都下嘔血數  
口杜門將息旬日方得復蘓深悔不能自持冒垂堂  
之戒想亦憐之也暫歸就醫俟稍健方能就道上官  
有問懇望委曲善辭此以身相託亮能留神也但  
內召在即恐不能久淹耳萬弗遣人相迎路遠虛費  
往復至祝至祝

寄吳崑麓書

三年萬里復見顏色喜可知也即日奉清燕聽高  
論未能大慰饑渴柰客舍去高寓遠又病卧旬日竟  
不能大親熱也雅情則過領矣別後至德州見錄知  
春選失郎君又失警弦柰國士何南行偕丁全州登  
泰山謁闕里風花滿路客程不惡但回首容輝漸遠

殊耿耿耳寒食後抵家舊穀已沒倉廩空虛不問問  
篋中書無恙足濟吾事囊之入別墅草堂誠家人毋  
以家事關我即衣食婚嫁不饒給以儉薄足之是亦  
助貧之奇策也城市削跡貴游回車草堂前舊植花  
木稍已敷榮灌園之暇發篋攤書焚香誦閱誦不期  
記閱不求解意有所會即忻然起舞自幸晚年得新  
知也間携幼子挈弱孫樹底花陰婆娑調舞或與耕  
傭牧豎爾汝問荅如一野人原不出仕者回想昔時  
風塵辛苦如蚘凡入仙矣弟之少無宦情兄所知也  
昔年徙官之事亦兄所知也野心如弟又困之以奇

蹇腐鼠之一擲恨晚矣兄方高馳天衢弟非以野逸  
情景詭言以誤但仕宦濃艷時常存一分閑談滋味  
庶不爲人所操耳尊冊謾書上敞帚可笑惟唾而置  
之秋晏東泛吊靜臺兄當劇談旬日并話兄動靜也

又

昨冬晏萬里還家不信宿即別家別家不覺苦以長  
安多故人可作良會更懽于家耳比至客舍寒宵先  
荷携觴過存舊好萍聚高歌舉白天街醉別霜月橫  
空豈盈虛有數遠人苦楚多時天亦以樂事償之耶  
嗣後招携數數每會必極懽始罷良會倍歡于家果

所擬矣春半奉別不禁戀戀別家易別故人難何也  
南行登泰山謁闕里紆數程抵家海棠已謝賸有牡  
丹木香故留春色待主人耳因樹軒前花竹稍已成  
蹊足堪棲誦墮甌不須復顧願兄勿復談及也或有  
使程之便一顧野人于蓬蒿中幸多矣但恐習炎日  
久不堪復近寒談耳兄非其人也沈劍南近日住敝  
城十日竟不一過寒家但折簡相召一會想位高金  
多待故人當如是耳此亦一奇事并附聞以發一笑

荅賀澹菴書

草草登慰叨領盛筵款教未及狀謝顧辱翰貺遠存  
慚感無任承諭遷拜諸事弟閉關謝客除書絕不與  
聞開緘始知樞要中又一番更新矣奉教知感弟視  
此境界不但灰冷且覺厭苦凡事起一厭心則不可  
強所不樂如綺饌滿前厭心一起則美惡易味矣非  
敢詭言恬退歷數所遭往事自信的有命分分有所  
限稍欲強有出入恐轉福爲禍耳歷視世事往往有  
驗遂一意謝絕秋初遣人進病疏北上臨時奉達此  
不敢爲他人道惟吾丈可也

華陽洞藁卷之十二

金壇張祥鳶著

書

荅洪賓吾書

僕宦游無成抱丘壑之志十年久矣昔乙丑之春偕  
令伯尊丈連舟之京舟次開襟披對已悉區區平生  
昨荷寓書云山中不可無公深感故人知我乃不能  
早自引決首鼠至今恨晚矣病䟽業已北發顧荷萬  
里遠書招引勤重門下之愛我備矣顧僕病不勝官  
能感而不能奉教柰何但西向叩首布謝舊愛種種

并謝審有入

賀之行錦衣東歸江上津亭儻能一晤幸甚

與曹含齋太史書

前日之會未為不驩何必見戴安道耶但紆途登擾  
庖人多一破費此又莫之致而至者耳奉別後舊恙  
復作一卧及旬台命久稽無所逃罪近日入小庄養  
痾精神稍復便當呈稿不敢再緩春光將半桃李含  
萸再遲旬日當更繁華具舟專候杖履龍山洮水之  
間亦有會心佳處可賞清明後更當遠泛矣拜名稿  
羨墻熟味尚容侍側細評謾賦數首并前所呈亦改

數言具別幅乞指教門戶幸甚

與袁筠崖書

舊聞貴里牡丹多佳品須勞從者為買數本蒔之小  
庭為書屋增景也野人無營惟灌園種花為生事耳

荅王繼山選部書

丈夫遭時咸願有所樹立弟昔年之事尊丈所知也  
數竒至此自惟丈夫樹立已矣莫冀已復念命吏不  
當擇夷險且十年浮湛即署無所短長即蠻府或可  
假之少立尺寸遂間關南行可幸無罪昨冬晏隨例  
趨

朝抵家不殊傳舍自擬朝回時先當造候柰往返苦  
道餘二萬里久且七閱月兼以冒觸瘴癘憊恙侵凌  
疴然骨立扶策行數步便如復登窮山喘咳咄咄頽  
卧旬餘未能蘓醒坐是未及登瀆亦未及拜書先瀆  
顧荷記憐數百里翰使遠存教言欵切尊丈之愛弟  
備矣顧弟病甚但能感愛不能奉教柰何倘藉藥物  
病稍已扁舟東造跼陳情曲非短書所能一一也

與曹見川書

憶昨高齋對酒細論心曲行藏路岐已定矣別後藉  
庇病疏得

請不覺兩腋習習風舉想尊丈亦爲第一撫掌也蓬  
蒿中無他可言灌園之暇圖書歲月別有世外一種  
滋味惜不堪持贈耳但習懶日甚交游書問百不一  
通即辱至愛如吾丈亦經年不函一狀問訊懶慢可  
知湖南兄兄弟中難得者出守屬郡足堪臂指乃竟  
有此得聞雨淚洗面天之生才甚難何摧折之易耶  
歸襯必賴鼎力矣茲因舍親儲博士宦常山爲臺下  
屬吏敢求培溉博士少負高才屢試屢冠庠士竟齟  
齬一第晚就學職思欲行其平生什一乞推桑梓之  
愛以餘潤振之彼此受賜無量矣恃愛顯瀆萬祈留

神小兒今春出就外傳讀書作字差強人意似勝其  
父少日也叨在骨肉敢以附聞

荅陳文峰書

癸酉秋晏南中別違回首不堪屈指矣歸後屏跡深  
林時事隔絕知舊間尺牘亦俱罷閣高軒東歸未及  
專致下情顧荷翰教遠寄開緘如對清顏在南中官  
舍時也佳刻備見經畧欲訪南中後來諸事非面領  
不能悉即今時令尚暑暑退當從瀨陽西謁高第以  
傾種種也

與吳崑麓書

弟沉冥蓬藿與朝市久成絕域除書百無一聞兄之  
拜郡不知也親舊音問百無一通兄之旋錦不知也  
邇因家僮從外來始傳兄領郡之信且云南還多日  
矣始知此身遠在世外即親厚如兄亦不能聞所當  
聞悵然悵然即擬造晤細話不平之懷因衰年火病  
逢暑增劇不能杖藜先拜狀專叩僮之官之期稍緩  
俟炎暑稍退體中稍佳當卧一小航過東問僧舍借  
榻竹間傾話信宿也弟林卧日久愈酣高枕回想世  
味便堪作嘔兄當自審儻伏臘稍足則未了公案一  
付諸卽君完結弟當引五湖烟霞捧納雙袖共享此

快事不大佳耶母曰痴人自謀不臧而欲媒乃公事也此非面談不能盡

寄張婁江少叅書

京華拜遠後歲月不堪屈指矣中間不能函一狀起居者因荼苦輒軻連遭備嘗邇又遠守蠻府爲絕域中人遂踈曠至此昨冬晏上計得再遊長安故舊落  
落如晨星矣不勝感慨客有從東方來者敬詢台候萬福治聲藉藉山川增重聞之如挹風采于披對間也弟多病倦遊萬里長途不堪再涉行且自免耳何能復首鼠兩端耶茲因潘別駕官延平以郎吏屬役

臺下敢拜狀先容伏惟推愛垂拂不勝感刻之至

與毛斗墟金憲書

丁卯春都城一別使華回首歲月垂及十年矣中間雖拜狀起居竟不能瞻近清輝得慰耿耿也邇年飄泊蠻中崇臺萬里益遙延竚審憲節旣臨丰采奕奕當與延平劍氣增高甚盛甚盛如弟宦遊無成邇又多病嘗聞武夷山中靈草可服仙蹤可尋會當棄官而東作采真之遊耳茲因潘別駕倅延平爲臺下屬吏謹函狀一布下情潘故雅士素行繩墨擇地投足必能謹奉紀綱無隕墜者伏祈推愛借之吹拂樊間



弱羽藉天風而九霄矣不勝懇顙

與吳崑麓書

夜堂對淮細挹高論頓忘漏永別後歲華再更不禁  
長年之感宮墻在遠更愴素居之懷吾輩既勇脫塵  
羈七尺吾可自由佳山佳水孰非吾環堵中物耶昨  
擬買舟隨兄于三山五湖之間因償價稍遲業已他  
屬釣徒家計止在一葉福分固有限耳春來水落涉  
不盈尺即一葉亦不堪推移暫阻良會新水稍長當  
載筆床茶竈過候覓勝梁溪石湖之間逢適則止興  
酣復移東君諒肯假我兄以為何如弟叨兄道義骨

肉之愛餘三十年矣被以膏馥老不棄捐生平之幸  
也兒輩顙蒙不足以望即君步趨竊願受業門下仰  
承陶冶倘可備執鞭之役則道義骨肉之雅未繼一  
脉感德世世矣昨敢冒請即荷慨然兄之所以賜我  
者即我之所望于兄者也歸即掃舍設榻以待春風  
茲當節後想家慶已畢函狀專迎令孫書屋庖厨宿  
已整候所謂通家者裘馬可共薪水可同氈席可分  
僮僕可更役也昨兄猶以此見却豈同室之內宜有  
藩籬耶慎勿復云

答吳崑麓書

書翰西來脩悉清况捧讀數過炎暑中兩腋習習風  
舉也今年鬱蒸作劇秋半未減邇來結廬水上引流  
遶屋種樹成陰移榻臨渠把書聽鳥回想昔時束帶  
騎馬蒙塵觸暑赴期會理簿書日暮不能息肩痛定  
思痛令人起撫今追昔之慨因思弟之勸兄謝政未  
為失策也擬中秋之前操舟過謁邀兄看月石湖聽  
曲虎丘柰煩暑中人亦且咳不能強出又負一年佳  
事矣悵然令即令孫俯屈荒寂弟不能申通家之敬  
兒輩不能盡師友之禮罪歎可言惟祈推累世忘形  
之愛寬之耳警弦兄上書不報懷抱何如書籍滿腹  
此中光景何所不有味古人升沉往事亦可藉以自  
寬惜無能面接一談知己入懷附言

荅石東泉書

兄丈下車甫越月耳即荷翰貺不遠數百里吊亡問  
舊高情肫惻古道再見于今矣竊謂秉節鉞之重者  
未必當山川之勝適吟眺之歡者未必操勳業之樞  
仙署蓋兩兼之六一先生之後復聞繼響盛矣盛矣  
茲以病身畏寒未能躬詣墀下申賀容春初策蹇專  
扣關人分勝槩之半席且傾積緒也

荅胡蓮渠侍御書

昔在京邸追隨無隔時日分手以來各天一涯不以爲遠一字不達不以爲踈忘形之雅彼此同之也兄以建言被逐真御史矣弟以拙宦乞休能免鑿坏之誚哉丈夫生世間樹功萬里固其素志志有不投則抽簪勇退肆情山水間私爲論著勒成一家言亦足不朽何能負七尺同草木耶蒙索鄙稿不敢自外謹錄數章仰辱玄覽持布鼓獻之雷門不足當一笑也足下能爲藏拙否

與賀澹庵書

弟閉關日久即隣家聲咳亦不相聞使華之南不知也昨童子入郭還始得畫錦之報自驚候晚即擬造賀且話闊懷恐賀客填門之時未得從容揮麈先拜短牘用代躬覲遲日登堂細傾種種也

荅劉泰宇別駕書

拜遠後函田間鄙謠上瀆顧荷明珠垂教拜賜良多靖江借重江山盡入品題矣邑東有孤山俯瞰海門亦一竒觀也公暇覽勝必多高詠春和病減當詣郡齋躬領大雅也書屋前種竹十餘箇雨稍風葉已覺可人雪中簌簌更有佳韻野人樂事敢以附聞承委誤豫齋公祖賀文猶責陽春之歌于啞人不能轉舌

李何惟笑而置之不宣

荅萬勵庵大宗伯書

不奉挹清輝九年矣作如此分隔即少日不堪况在  
衰境柰何緣閉關以來兀兀作一枯禪親知踈冷非  
人情也日卧小園中澆花種樹外手一編與聖賢對  
談客有賣文至者貧不能買假書于人亦思飽厭此  
世外一種滋味似與門下同之蒙念舊不譴惠書珍  
重故情藹藹益增悲嘆且書中無他語欲共結清社  
徜徉山谷間不佞何人得攀崖壁此謝康樂所深願  
而不能者來春擬面叩高齋作信宿歡叙且邀同作

王女山潭之遊也第恐容狀衰倦即見面亦不能如  
昔年痛飲狂歌耳

與姜鳳阿大司成書

為以病疏得

請歸當杜門叅謁交際一切抹撥昨方麓遠歸遠行  
亦未能一晤拘腐容狀堪博通方者一撫掌耳尊丈  
不訝野人廢禮顧對親友間徃徃謂不佞樸無他腸  
稍可少置蒯緱之末不惟深知已之感乃因一言認  
拘腐之為是不知踈野之為非也鮑叔於管子多取  
而知其不貪財事讐而知其不貪生惟世所不能知

者獨能知之乃爲知己耳不佞何敢自附管鮑但荷尊丈一言一顧之重則蘇長公所謂以千金與人而不以爲德以一言許人而人死之則不佞德尊丈之意也面叩既已蹉跎起居又復稽慢恐無以自解謹函狀先陳下情百一惟垂亮垂宥幸甚

與馮飭山書

憶昔光祿第前獲瞻行馬故情藹藹露漑百種尋以得請歸伏菰蘆中故舊尺牘曠不一通即知厚如吾丈亦無一字起居豈惟鵬鷗殊境邈不援接亦因久病廢禮竟致寂寂耳回首當年京兆府中曾隨高步

作少年場勝遊迄今垂四十年矣歲月如此人何以堪大凡仕宦臨舊遊地倍增一勝吾丈開府聽政即當年聽鹿鳴處也餘響尚堪彷彿否同時聽歌兄弟尚堪屈指否即今兩都惟吾丈暨震涯兄南北相望耳人才有以少爲盛者國士之重一雄萬人也念此不惟慰晨星之感且如日月雙懸宇宙間矣林間病人當藉之以誇閭里也

北召在即前驅經丹陽道中杖藜野服一候清輝傾話積懷也

與楊震涯大司空書

鳶自昔年上計時瞻履寫餘光于長安第前荷垂屈  
尊重開襟延接豈以三十餘年故舊落落晨星不肖  
猶強顏冗階得望車塵耶奉違後歸卧蓬蒿但與田  
傭山老話耕牧數晨夕而已恭聞出居開府功高分  
陝入柄大政光拂上台不敢函一狀仰布賀私者自  
分伏螿之虫屏息籬間即聞九臯之嘹唳何敢喁喁  
作聲妄附應和耶茲因壻父曹塾有絆衣解戶之役  
外則為郡縣所窘已破家什四內則為驗廳所持復  
破家什五閭閻疾苦必臺下所欲聞敢冒分上陳乞  
賜片言拯之枯魚之東海也惟不罪草野之僭越幸

甚

與吳玉成書

荒墅淹屈幾半載矣不能躬致殷勤罪重罪重西庄  
初夏新綠撩人擬枉文車借輝草樹柰小兒痘瘡餘  
症未平悸不自持即欲詣館下一送亦不能柰何高  
文俱入妙境恃愛評賞亦未能盡妙處也扇頭題字  
因懷抱作惡醜更甚于平日咲而置之

荅洪賓吾太守書

一違大雅久且八年尺書竟不能萬里乃寸心則時  
時萬里也曩聞拜郡之報

廟堂衡鑑南中雨露兩深欣幸然竟不能持一絨申  
賀至今猶歎歎也不佞抱病田廬混迹釣徒耕傭間  
相與數晨夕耳草堂長晝花陰偃仰忽滇吏扣門荷  
遠書雅餽珍重開緘拜賜如對清顏知前驅已東積  
懷願談何止萬種先專僮候問行李如果江行當扶  
策丹陽郭外一望鷓首也

荅賀澹庵書

別後掩閤不入郭數年矣故人書狀不到亦復數年  
野人懶慢尋常尊丈雅知我者竟不罪踈曠也忽辱  
遠書珍重佳幣稠疊拜賜良厚感謝感謝來翰疑不

佞穢尊丈之進是習枋榆而咲九萬也以不佞之退  
爲達是執黃門而稱貞也謂溟鯤澤雉各適其適則  
可耳平陽蒲坂具瞻丰采堯咨舜選之遺風足起千  
古遐想停車延攬三晉英雄翩翩入穀楚藩借重進  
賢之上賞也高目標樹上報

君相知已之恩禹弗子之時也錦旋在即擬登賀時  
晤談經畧而別翰云及婚期豈以田舍翁不足與言  
大計祗以兒女子之事語之乎一咲政府虛左還  
朝之期豫可屈指此事徐待此時未晚也謹匆匆奉  
覆不脩

荅商博士書

不佞屏跡田間習懶已久蘿徑外便如絕域瞻望宮  
墻在百里內杳如天上矣乃時時從門下高第私淑  
大雅若侍几杖間挹清輝也日者鄙言仰瀆真雷門  
之布鼓耳顧荷高篇遠惠報瓊之感深矣長跼細詠  
草堂生色拜賜珍重何啻百朋謹對使附狀申謝

報石東泉少司馬書

昨年拜狀附北羽遙申起居伏承台翰賜教九霄丰  
神宛獲良覲忽忽再更炎暑矣蓬藿中遙聞大拜燕  
賀無階但私爲蒼生欣抃耳九塞塵清中國相司馬

所折衝也古語云堂上有竒兵信矣爲杜門日久抱  
甕之暇攤書竹間與古人對語娛以忘老且以忘窮  
耳昨繼山年兄使回承垂念曹孤賜之厚惠顛墜之  
時方望援天上適蒙沾洒感切萬倍謹爲代謝并布  
迫切之情伏祈留神

與胡雅齋中丞書

爲自昨秋拜違顏色茲復不敢再申起居以分懸上  
下禮絕嫌瀆但退伏山中飲吸膏露自饜且自幸耳  
竊聞古人以紀綱比脉理神醫問脉不問肥瘠蓋以  
脉治而瘠者竟肥矣恭遇臺下紀綱獨持百職奉法



湛恩普漑即一草一木亦欣欣生色鳶叨覆育如春  
禽自鳴其太和之適非以喉舌獻諛于大造也台鼎  
虛佇燮調相業即移承蜩之神措之耳蒼生不勝拭  
望外竇爲年誼親情所迫越分冒昧不勝戰慄之至

荅王華岡書

不佞仰止高賢抱饑渴之懷時時也柰一病久連三  
月環堵之外便如千里不能挹清輝聽高論良爲病  
魔所苦即病中對客論吾邑文采必引公首屈一指  
也茲荷大篇惠教真若飫饑腹而潤渴吻矣嘗竊論  
古文時文宜出于一公誠足以當之今岳壽文下屬  
稍健或可呈醜耳

荅楊思默書

鳶衰年抱病伏田廬中率園丁灌園種樹聊以養病  
追思良晤往事不堪屈指矣承念及翰存如對容輝  
賢郎炯炯玉立吐言不凡遠到噐也促席論文知胸  
中已有蹊逕聞鄙言領畧了了以如此年紀有如此  
噐識大成必矣自愧老去無文舊學不入時格恐無  
以相益有負下屬耳拜腆儀感荷使旋附狀布謝不  
一

與劉泰宇別駕書

村居索寞過辱高軒寵賁感荷教貺即草樹亦欣欣  
生色矣登山不能執御山靈應咲俗物無意興也別  
後承台翰委書鄙作自顧敝帚何敢仰塵記室濡筆  
而復又閣者屢矣諱醜逡巡竟致稽緩罪重罪重強  
顏漫瀆當唾而置之耳承分韻勉賦呈上敢求登山  
高篇垂誨拜賜珍重矣外俚言一軸奉謝枉顧雅情  
灌溉厚澤山樵田儂之謠耳

荅王繼山書

昨年秋晏夜堂侍燕懽醉清教別後痰咳侵凌無論  
叅候即題一短牘且爲閣筆坐是曠不起居柰何方  
杜門僵卧忽聞卽君過敝邑竟不能扶病入郭一延  
清輝顧荷垂念賜翰賜儀故情藹藹感激感激荆石  
公乃愛登山人人稱艷此必獨鍾異氣所致恐閉關  
脩鍊尚隔境界耳凡濁之見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與胡蓮渠書

昨上謁荷開襟欵洽醉湖山間久踰半旬峯巒泉石  
藉韻采互相映發即搖落韶麗百倍于恒戀戀不能  
別別後不能不戀也未春發華陽之興當作山中主  
人卽令先報山靈矣買舟不諧雖因辦資稽緩亦野

人無画舫福分耳更須瀆南兄作媒耳可容筆床書几足矣曹事藉九鼎之力存歿感荷謹附謝

與杜華南書

生屏居巖谷絕口時事已久但進賢之事不能默默敝郡不經歲考九年矣人才壅塞于寒窓之下企足膠庠眼穿吻渴者如蝟毛而集也使歲考之法數如新法之期則進學之多寡宜如新法之例今歲考未必如期而進學必欲如例則白首蓬蒿者殊為可憐茲逢臺下手握文衡閭閻孤寒彈冠慶幸聲如沸雷且學院雅相憑信百年一時也伏望破格作興他日得寸進者人人追感恩造萬萬矣

與劉蓉川書

生抱病杜門從來不敢以一字奉瀆茲見關係地方事如不以告是不忠也見鄉人被寃而不申是不仁也乃敢冒言近有行商經敝地感急病客死路傍當首准批埋訖里中惡少讐害素某匿名首案行拘懇望加察此風行則鄉民不能必其命而奸讐詐訐之俗紛起矣謹瀆

寄于景素書

春日聞高第之報大喜夜半起坐至明已又聞伯仲

華陽洞書卷之十二  
翁壻聯第則又大喜曰盛事盛事富貴自是君家舊  
物不足喜喜君子連茹遭時樹勲為青史添佳傳耳  
承遠書及昔年夢徵此亦事偶符耳館選首與更竝  
佳音天時向暑百凡珍重使行甚急未能盡懷容嗣  
布不一

荅于景素書

遠書佳貺兼感珍重且審清衙萬福治聲藉甚良慰  
離索前承惠兩家粹義已見留神理學茲復荷古作  
垂教益占潤色文采仕優所得乃爾甚盛甚盛丈夫  
遭時功業文章足堪表見乘盛年盛氣早自樹立謹

當拭目

內召定在春日面領雅談有期也靖節先生舊里元  
屬所部陶詩格調風韻獨步千載而其集惜無善本  
被諸家浪評敗其真境耳政暇能一切掃去諸評獨  
存正文命工梓之流傳海內必多賞音者係部內文  
獻敢附言高明以為何如

又

遠書珍重開緘宛然良覲承憫念連枝凋謝讀罷不  
禁酸涕天道悠悠竟莫可問柰何邇欲學古人之遺  
世者以自逃且以自寬學漆園則不能玄學竹林則

不能酒竟無所托以自逃且自寬也猶然故吾耳秋  
日報政便途還第得傾衷曲也承惠兩家粹意足為  
兒曹指南感重百朋矣積懷千種尺牘不能一一

又

昔年報書後不能通一緘起居謂緘書不足以盡衷  
曲擬專一走候竟冗冗未能遂致踈隔昨秋承惠試  
錄且審入彀者一一名士足賀足賀邇會澹庵備詢  
宦蹟江省當首屈一指

內召可跂足俟也令姪高第鳳毛森蔚郎君學問定  
進即當踵美也

荅鄧纓洲書

僕蓬蒿中灌園人也推不知文顧少慙喜論文足  
下負俊茂之才起里中淹醉騷雅顧肯過野人之廬  
惠我膏馥僕即不知文知足下言言文也別後猶覺  
衣裾間氤氳氤氳襲人拜貺良多病未報謝茲復荷  
尺牘兼之佳銘推枕開緘誦枚乘之發霍然病已讀  
陳琳之檄足愈頭風清明後當拏小舟唱榜世歌一  
扣湖上齋閣也艸艸狀覆并謝

又

問竒仰扣精廬溪雲堤樹能作主人大雅清輝宛入

良覲茲荷尺牘垂存高詠傳教珍重百朋矣秋風短  
棹再期佳會對客草草謝覆

又

小詩寄辱高齋荷手翰過譽多媿舊稿零落篋中已  
敝帚置之矣昔人云馬用文之况不文之尤者乎剖  
劂姑徐徐耳承翰囑感謝并覆

